

陳淳淳

守一窗風雨



原鄉走廊

秋日的城市，自有它獨有的氣韻。盛夏的燥熱已漸漸褪去，日光不再咄咄逼人，連市井的喧囂，都被秋風揉得舒緩平和。一場颱風的到來，讓尋常時序有了起伏。世人皆懼風雨洶湧，嫌它打亂安穩、驚擾日常。可靜靜觀之，風雨亦是世間最溫柔的滌蕩，它以最凌厲的姿態，洗盡山河塵埃，掃盡市井浮躁，滌盡人間濁氣。那些日積月累的晦暗塵埃，那些揮之不氣的浮躁喧囂，都在一場酣暢淋漓的風雨中，被沖刷得盡數清零。

颱風來臨之際，我站在窗前眺望，遠景朦朧溫潤，近處草木、街道、樓宇，都被水汽輕輕籠罩，空氣的質感清潤濕涼，厚重的雲層灰濛濛地壓在上空。起初的雨，疏疏落落敲打窗面，斷斷續續地落著。風在樓宇間盤旋，力道漸漸加強，行道樹開始不安地搖晃，天地間瀰漫著風雨欲來的徵兆。遠處的街區、樓宇，被重重水汽量開輪廓，風悄悄積蓄力量，在樓與樓之間迴旋，天越來越沉，陽台上的花草早已經嗅到風雨將至的信號。轉瞬之間暴雨被大風橫向拋擲，化作漫天水幕狠狠地撲向牆面與窗玻璃，水流在窗玻璃上縱橫奔湧，一層剛淌過，新的一層又即刻覆蓋上來。

雨點擊打雨棚，辟啪聲響連成不絕的轟鳴。遠處的景物被白茫茫的雨霧吞沒，只剩下模糊晃動的影子，行道樹被風吹得枝葉飛舞，街巷迅速積起大片積水。

大自然的強悍力量毫無保留地鋪展在眼前，偶爾雨勢驟然收弱，那時鳳凰匆匆掠過，不稍片刻，風向調轉，新一輪風雨

再度襲來，聲勢不減半分。待到風暴緩緩弱化，傾盆的大雨慢慢鬆弛下來，窗外不再是橫掃的水幕，化作斜落的雨點，雨聲轉為淅淅簌簌。天空依舊陰雲密布。我靜站窗前，目送一場風雨起落的過程。平日裡糾結牽絆的俗世煩憂，在浩蕩的風雨聲裡慢慢消解淡去。

人生際遇大抵亦是如此，總有猝不及防的疾風驟雨，有跌宕起伏的波折坎坷，可所有洶湧激盪終會歸於平和。其實，人生不必畏懼一時的風雨飄搖，守好內心的方寸天地，靜觀世事起落，接納歲月流轉，待到風雨散盡，自有晴光漫入人間。

人間最溫柔的獨處，不是奔赴遠山雲海的熱烈遠行，而是安守一室清寧，靜對一窗天地流轉。窗外是翻覆動盪的風雨，窗內是安然不動的方寸，外界越是喧囂浩蕩、跌宕起伏，屋內的沉靜安穩就愈發清晰珍貴。我靜坐一隅，與風雨兩兩相望，不憂不懼，不驚不躁，以旁觀者的心態，靜觀天地聲勢起落。看著漫天風雨肆意奔馳、肆意滌蕩，忽然讀懂，世間所有盛大的動盪，都是一場洗禮。

世間萬物，盛極必衰，喧極必靜，所有轟轟烈烈的奔馳，終會歸於溫和沉寂；所有翻覆跌宕的波折，終會換來山河清明。人生最好的狀態，便是守得住風雨，耐得住沉浮，靜待花開，靜待天晴。歲月從無永遠的明媚，人生亦無恆久的安穩。只有守過一窗風雨的人，才會明白，人世間本就晴雨相伴。守一窗風雨，亦是守一份本心與從容。一場颱風的來去，恰似人間的縮影，願每一場風雨，皆能成為人生的風景。

2026年8月24日

王強

從陌生到生根： 菲華社會不完美轉譯之中的創新



絲路溯源

海風是跨越疆界的信使，撫過泉州灣礁石飽受浪濤的裂紋，掠過刺桐古城凌空翹起的燕尾脊，橫渡滄茫的太平洋，落向馬尼拉灣椰影婆娑的海岸。百餘年前，晉江、石獅的閩南子弟揮別家山，踏浪過番。初抵呂宋，語言隔閡、舉目無依，他們淪為異鄉漂泊者。大海可以磨蝕少年容顏，卻無法消弭靈魂深處的鄉愁。這場跨海遷徙，從非僅個人的命運流離；憑藉宗親會館、商會社團作為精神與現實紐帶，跨國商業網絡綿延鋪展，經貿與文化交織共生，開啟一場匯聚資本、人才、資訊、商品、思想的跨洋文化轉譯。

世人常執著於一種迷思：文化跨域流動應當是分毫不差的複製。然而大洋給予啟示：文明跨海遠行，本就沒有絕對完美的摹本。故土傳統歷經海風洗禮、異域水土淬煉，那些看似「不完美」的偏舛，並非生存壓迫下的苟且妥協，而是不同文明對話碰撞，憑藉社群與商業網絡賦能，在異地土壤萌發的內生創造。

馬尼拉岷倫洛，舉世聞名的古老唐人街。王彬街騎樓之下，甜粿、粽香撲鼻的肉粽、歷經歲月的老牌綠島餐廳，便是這場轉譯最具煙火的見證。移民揣著刻入骨血的閩南味覺記憶遠赴重洋，卻受限南洋物產與熱帶氣候。飲食的外在形態雖已蛻變，背後的人文精神從未失落。菲華商會與宗親社團擔當樞紐，經貿打通物產通路，會館築起社群慰藉的精神港灣。甜粿融入當地紫薯、椰絲；肉粽守住粽葉裹糯米的本質，接納南洋食材；閩南滾炖手藝糅合熱帶香料。一碟碟吃食，一半牽繫故園舊夢，一半紮根馬尼拉市井，成為菲律賓多元文明的一幀切片，予漂泊者「此處亦吾鄉」的心靈歸宿。

文化無法如同貨物裝船，完整搬運至彼岸。鄉謠混著椰林風簾，母語與外來語互相滲透。部分集體記憶得以留存，部分隨歲月消散，更多則游移於兩種文明的夾縫，煥發全新模樣。這便是不完美的跨文化轉譯：表象是缺損變異，內核卻是創生。它不是傳播失敗，而是移民落地後自然迸發的文明新生。社會學所謂「第三空間」的雜生文化，正描繪此境——不完全隸屬故土，也不全然被在地同化，於夾縫生出自成一格的傳統。菲華社團與商會正是根基，不只是祭祀聯誼的場域，更是跨國網絡節點，促成資本、人才、資訊、商品流轉，為文化交融夯實經濟底座。

泛黃的僑批承載這段雙向流動的活態史。信箋漂洋萬里，一端牽繫閩南鄉居，一端連結南洋市井。僑批是商與文的複合載體，家書夾帶銀信，鄉愁與商情共生共存。南洋孕育的文化果實，伴隨歸僑、商貿反向回流故土，構成完整文化環流。

林輝煌

人生「五度」：行事有尺度（二）



柳浪飛歌

處世立身，重在一言一行的拿捏把控。行事有尺度，並非怯懦拘謹、束手無為，也不是圓滑世故、刻意逢迎。而是心存敬畏、行有所止，知輕重、明緩急、懂進退，凡事合乎情理、不失分寸。

世間諸多矛盾糾葛、遺憾是非，皆因失度而起。言語不加節制，容易結下人際嫌隙；做事逾越邊界，往往招惹無端禍患；待人不分親疏遠近，常常善意落空、適得其反。一個人的成熟，更是在歲月磨練中不斷打磨分寸感，遇事審時度勢，處事有度有章。

深諳尺度之道的人，言行舉止始終留有餘地。順境得意之時，不肆意誇耀張揚；情緒湧動之際，不草率決斷行事；

2013年僑批檔案入選聯合國《世界記憶名錄》；石獅番客樓的拱券與花磚，便是回流留下的物質印記。僑商依托跨國網絡促成要素雙向流轉，社團承接文化傳播，實現經濟滋養人文，商業與人文互惠共榮。

文化轉譯之路，始終伴隨身份認同的精神叩問。老一輩華僑懷抱「落葉歸根」，將忠孝信義寫進家訓；新生代土生華人選擇「落地生根」，浸潤於雙重文化。

這裡的「咱人」（Lannang），並非狹隘的血緣標籤，而是植根於生活實踐的文化身份：它熔鑄於生活方式、價值追求與審美情趣，是海濱之子飽經人世起落、歷盡生存磨礪後煥發的生命覺悟，懷抱物我兩忘的豁達胸懷，恪守「成人達己」的處世信條。

尋根的真諦，不在機械復古，而啟迪後代：於轉譯創新之中守住文化本源，善用跨國網絡守護這份獨特的雙語、跨文化稟賦。先輩格局不囿於此生此世，樂善好施、守望桑梓，故土遇困便傾力相援；既反哺家邦，也為子孫預留連結故國、瞭望廣闊世界的精神通道，謀求族群根葉長青。宗親會與商會凝聚身份共識，透過商事、公益、文化活動活化跨國要素流動，令文化轉譯生生不息。

菲律賓本身即是多元文明的結晶，由馬來、華人、西班牙文化不斷匯聚而成，世間本無純粹的「原版」文明。評判活態文化遺產，不該以複製故土作唯一準繩。真正的傳承貴在精神內核延續，而非外在形式抄襲。文化交融不是單向耗損，憑藉社群網絡，可撬動多元要素互動，實現經濟與人文雙重增值。就像王彬街吃食不必照搬閩南，精神根脈猶在，便可順應水土自在生長。

數位時代賦予轉譯全新載體。短影音讓菲華青年重接故土，閩南歌謠、泉州世界遺產化為隨身的鄉愁。夾雜菲律賓腔調的閩南翻唱、市井剪輯，這看似「不標準」的表達，正是當代文化創造。文化雜糅（hybridity）不再是缺憾。文化不是櫃中靜止標本，而是奔湧活水；流動或有遺失，文明碰撞卻不斷催生新生。華僑遷徙不是本土文化流失，而是中華文明向海洋伸展的活態根鬚。

大洋潮汐往復。故土是精神原鄉，移民落腳的異域同為家園。跨洋轉譯即是橫跨山海的長橋，社團與商業網絡為橋樑樑柱，托舉各類要素跨國奔涌。泉州南音未必在馬尼拉一字不改詠唱，但向善利他的內核綿延民間；舊禮俗或有殘缺，望月懷鄉、闔家團圓的情懷，伴人間煙火歲歲流轉。

部分古舊風物終將隱沒，而文明碰撞誕生的創新更值得敬畏。種子落於異壤，縱使容顏改易，文明根脈，永在歲月長河生生不息。

胡濟衛

悲劇的姐己



特稿

我們已經習慣於從事件的背後去尋找原因，換句話說，就是為導致事件的發生去尋找一個替身。殷紂王的寵妃姐己就是人們所能找到的導致殷商王朝覆滅的唯一的替身。把一個王朝的滅亡，歸罪於一個柔弱的女子，實在是匪夷所思和荒謬至極。然而，這就是事實，這就是三千多年前的中國的現實，這就是中國的傳統文化和歷史。「萬惡淫為首」。在一個王權專制的朝代，在一個以男人為中心主宰世界的朝代，把蘇姐己作為淫亂象徵和替身，無論是對於奪取王朝的人還是失去王朝的人，都是一個不錯的理由和台階。

許多人都知道中國古代有四大美女，卻不知道在四大美女之外還有一個蘇姐己。一笑傾城，再笑傾國。這就是許仲琳筆下的蘇姐己。姐己之美究竟美到何種程度我們不得而知，但從姜子牙三斬蘇姐己便可略知一二。一斬蘇姐己姜子牙派雷震子監斬，行刑令下，眾軍士見了美女蘇姐己「個個目瞪口呆，手不能舉」。二斬蘇姐己姜子牙又派了楊戩和韋護兩員大將共同監斬，行刑令尚未發出，眾軍士目睹了姐己的美貌就「東倒西歪，如醉如癡」。可以說這三個人均為姜子牙的愛將，戰功卓著，殺人無數。然而當他們面對一個美麗絕倫的柔弱女子時，卻不忍舉刀揮刀，這便是美所具有的強大而迷人的魅力所在啊！三斬蘇姐己姜子牙出於無奈親自出馬，並命左右「排案、焚香、作法」才斬姐己的首級於地。可見姜子牙面對姐己之美也是於心不忍的。「排案、焚香、作法」本身就是虛張聲勢，是心虛的一種表現，說明姐己之罪罪不當誅。

當我們撥開歷史的迷霧，回望商都朝歌故城時，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姐己是罪不當誅的。她只是生長在一個錯誤的年代，嫁給了一個錯誤的君王而已。但是，嫁錯了人並不是她的過錯。讓她成為紂王妃的始作俑者是費仲、尤渾兩個佞臣，但最終起決定作用的還是西伯侯姬昌周文王。可以說周文王是姐己成為紂王妃的真正的說客和媒人。從姐己的出身和從其所受到的家庭教育便可以知道她應該是怎樣的一個人。

姐己的父親是冀州侯，名叫蘇護。她從出生直到出嫁就是生長在這樣一個家庭裡。而冀州侯蘇護又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紂王八年夏四月，天下四大鎮諸侯率領八百鎮諸侯朝覲於商。紂王寵臣費仲、尤渾把持朝政，擅權作威，天下諸侯俱往巴結，唯獨蘇護不買他們的二壺酒錢，於是便遭到了費、尤二人的算計，被紂王囚禁於朝歌。蘇護被放出來後，對紂王的昏庸無道極其憤怒，揮筆在午朝門外題下了「君壞臣綱，有敗五常。冀州蘇護，永不朝商」的反詩，第一個公開站出來反對紂王的無道，由此可見冀州侯蘇護為人的坦蕩和正直。從蘇護的為人可以看出，他的家教應該是很嚴格的，教育出來的子女是什麼樣子我們可想而知了。姐己嫁給紂王時年齡當在十五六歲左右，這樣一個年幼無知不諳世事的少女，怎能去淫亂和左右一個王朝呢？至於說姐己是狐狸精附體幻化而生更是無稽之談，這只不過是姜子牙為其殺姐己而尋找的借口。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把姐己妖魔化是姜子

牙一手策劃並造成的，姐己的死與姜子牙和西伯侯周文王有著直接的關係。

我們不妨解剖一下西伯侯姬昌（周文王）這個人。西伯侯姬昌作為八百鎮諸侯中的四大鎮諸侯之一，擁有西岐大片的土地，是四大鎮諸侯實力最強大的。面對費仲、尤渾兩位權臣，不但不加以阻止，反而和其它諸侯一樣前去巴結奉迎。明明知道紂王逼婚不對，反而助紂為虐，為紂王充當說客和媒人。我們完全相信，那時的姬昌不是不想諫諍，而是他的實力還不足以能夠與紂王抗衡。他只是在等待時機而已。直到紂王殺誅了姜皇后和太子後，為了籠絡天下諸侯，他才奏表上言為東伯侯姜桓楚之女姜皇后鳴冤。上言失敗被囚於羑里時，紂王並沒有殺掉他，而是讓他在裡面進行自我反省。但文王在羑里是怎樣反省的呢？「文王被拘而演《周易》」，司馬遷一語道破了周文王在牢獄裡面的所作所為。他在伏羲八卦的基礎上推演出了六十四卦象。每一卦象裡面都暗含著如何去奪取殷紂王朝的殺機。無論後人對《易經》做出怎樣的解讀，但我始終認為《易經》這部書最初的功能與作用是與戰爭有關的。周文王是在研究和推算推翻殷紂王朝建立西周王朝的最佳時機，其用心之險惡可見一斑。

而西伯侯周文王所重用的姜子牙又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說穿了姜子牙是一個被朝廷通緝的殺人犯，一個十足的沒有信義可言的市井無賴。恰逢天旱，天子祈雨，禁了屠潔，「違禁犯法」，「牛馬牲口，俱被入官」。上街算命又打死了琵琶精，成為皇家追拿的要犯。他登堂拜將之後，卻成了一個「外有忠誠，內懷奸詐」的術士。言而無信，出爾反爾。如果許降緩急求救兵是兵不厭詐，不可深責的話，那誘降之後又殺胡升則是純粹的不講信義。答應文王輔佐武王永不伐紂，一點也不妨礙他率軍出征，答應武王解紂王被困之厄，一點也不影響他擊鼓催攻。他落魄時窩囊。

把一個女人拉出來，作為一群男人爭鬥的殉葬品，實在是卑劣無恥。姜子牙——這個有著命案在身的殺人犯，本應該受到法律的嚴懲，卻反而受到西伯侯姬昌的禮遇。他一方面對殷紂王朝懷有刻骨的仇恨，另一方面對周文王的殺不殺之恩感激涕零，因而拚命地去為文、武二王推翻殷紂王朝充當急先鋒。他明知自己的行為是弑君犯上，卻極力為自己的犯罪行為尋找借口，明明知道王權的爭奪和更迭是發生在一群男人們之間的事情，卻把一個柔弱的女人拉出來作為替罪羊以掩人耳目。

姐己的一生是悲劇的一生。因為她出生了一個悲劇的時代。如果當時她嫁給了周文王或者是周武王，不但不會身首異處，反而會名垂千古。三千多年後的今天，我站在姐己墓前，憑弔著這位昔日古代的美女，我真正感受到了生命不能承受如此之重。我們有必要有義務還歷史一個真實的面目。殷商王朝的滅亡是因為紂王的無道而並非姐己的美麗。美本身是沒有錯誤的，錯誤的是我們看待美的視角或眼睛。衷心地希望今後我們的子孫能重新認識一個純潔美麗的姐己，讓這位無故而美麗的女子從此遠離人間的辱罵和唾棄，讓這顆蒙羞三千多年的靈魂得到片刻的安寧和安息！